

我爱藏蓝色的税装

□刘忠月

我爱藏蓝色的税装。我爱头顶上庄严的国徽，爱肩章上众手浇灌的税收之花。我爱税装朴素大方的设计，更爱它的色彩，那是一种像大海一样深沉的蓝，它成熟、稳重、智慧。

我爱藏蓝色的税装。穿上税装是我每天上班前最愿意做的事情，那一刻心里感觉特别舒畅，税装似乎给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精气神，伴随着清晨的阳光，整装待发，开始那忙碌而有意义的税收工作。我深深地感受到，从穿上税装的那一刻起，我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也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身后是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税务集体，我的身旁是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同事，我们每一名税务干部都在和税收工作同进退、共荣辱。国家赋予我们税收人的使命十分光荣，穿上税装不仅让我们精神抖擞，更是在告诫我们身上的一份责任、一份信任、一份荣耀。

我爱藏蓝色的税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税收工作认识的深入，我对税装的爱愈来愈深。当穿着它为纳税人排忧解难时，纳税人投来信任和亲切的目光。当面对物质的诱惑时，它让我想到了作为一名税务干部应该保持的品质和情操。当在工作中遇

到困难时，它让我始终牢记作为一名税务干部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幕。那年秋天，一位退休老税务干部因病去世了。听他的家人说，弥留之际他非要换上一套崭新的税装，并对家人说：“活着，我是一名光荣的税务干部；死了，我也是一名光荣的税务干部。”看着穿着整齐税装、安详地躺在灵柩中的他，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对这身藏蓝色的税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当我每次迈进办税大厅的时候，都会被一股强大的震撼力所深深吸引。你瞧，那一个个忙碌的藏蓝色身影，有的在热情周到地接待纳税人；有的在耐心细致地辅导纳税人填写各种表格；有的在电脑桌前熟练地敲击着键盘；有的在一丝不苟地打印税票。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税收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有的只是平凡的点点滴滴，可折射的却是为国聚财、严格执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那一幕幕，唤起了我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同时也使我对税务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使我更加明白事业的成功离不开责任的保证，责任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20年前，第一次跟着科长下户检查收税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次，我们检查的重点是市区内的食杂店。你可别小瞧了这些食杂店，它们犹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犄角旮旯里。听科长说，每次检查都要费很大的功夫。上午检查、开票收税还比较顺利，收了1200元税款。可这种顺利只维持到下午3点左右，因为我们遇到了“钉子户”。我上前客气地和食杂店老板说：“叔叔，我们是国税局的，请问您办理税务登记证了吗？请您缴纳上个月的税款。”这位叔叔看了看我说：“税？我才干了几天，不知道啥叫税，更不知道要办什么税务登记证。”我一听，书本里学的终于用上了，就字正腔圆地说：“叔叔，我国社会主义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点，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税收是财政的……”“行了，小伙子，别说了！”老板打断我的话，“俺没啥文化，不懂这些大道理，俺只知道，不管是什么税，对俺没啥好处，俺就不交。”我一听火气就跟着上来了，说：“不交就对你强制执行。”“就是不交，有本事把俺抓去。”老板也来劲了。这时周围的人都围了上来，你

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科长见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就转过身镇定自若地对大家说：“大家好！我们国税局主要是为国家收税的，大家都来支持税收，国家才能有钱为大家办实事。听说政府打算改造扩大咱们的街道，但只有把税收上来，政府才有钱修建和改造我们的街道啊！街道修好，环境改善，生意必然好做，到时大家生意红火，还在乎这点税款吗？”一席话说得大家连连点头称赞。食杂店老板也点头说：“你早这样说不就行了吗？我这就把税交上。”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心里想，看来光有书本上的知识是不行的，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

苦口婆心的宣传，细心周到的服务，藏蓝色税装使我深深感悟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秉公执法的坚守，洁身自律的砥砺。藏蓝色税装完美地诠释了“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风骨。20年来，金色税徽和蓝色税服就像两位和蔼可亲的导师教育着我、关怀着我，催我奋进、教我做人。尽管纳税人的咨询让我口干舌燥，尽管违法者的恶语让我担惊受怕，尽管工作的繁杂让我苦不堪言，但对藏蓝色税装的执着眷恋，却永远是酷暑甘露般的慰藉，对金色税徽的狂热挚爱却依然是春天阳光般明媚。身上始终沐浴着金色的阳光，使我忘却了忧伤、忘却了烦恼。血管里始终激荡着蓝色的波浪，使我的心不再颤栗，步子更加坚实。我在心田里播种着希望，在人生旅途中收获着硕果。路虽坎坷，心中却坦荡荡；山虽巍峨，眼前却始终有方向。

我爱藏蓝色的税装。它给予我的是一种好的心态，它赋予我的是神圣而光荣的使命。我将永远把它穿在身上，把职责时刻记在心上，把税务精神真真切切地体现在服务纳税人的行动上。

情感氧吧

清廉如兰

□张水田

清廉如兰
有花的香味
有剑的豪气

清廉是一种品质
深植人心
葱茏翠绿

清廉是好公仆
一个个数不清的名字
却被后人铭记

然而
提速的时代节奏
有的人却汲汲于名利
用大把的荒淫
对金钱狂敛热聚
便再也不肯停息
无度的索取
最终让精神颓废
带来身败名裂
半生囹圄
幸福与德行
早已在横流的混沌中
渐行渐远
直至跌入贪婪的谷底

有的人
自足恬淡
敬畏信仰高于泰山
崇尚心灵自由无岸
平和而不平庸
平淡而不平凡
遍赏一路人世风景
收获一生快乐平安

诚然
物质是我们生存的根基
世间诱惑多如过江之鲫
在欲望的丛林中缠绕牵绊
难免会和意志叫板

日有三省
是清廉者的美德篇
贪得无厌
是贪腐者的审判词

反腐倡廉
宛若清风一缕
掠过热度躁动的心田
唯有清廉
方能拨开功利的迷雾
警戒我们行走于世
本心不变

第三届“清廉鹤乡”
优秀廉洁文化作品

和谐
茵以光 摄

美以外的东西

□张晓风

围坐喝茶的深夜，听到这样的笑话：有个茶痴，极讲究喝茶，干脆去山高水洌的地方隐居，他常常感叹世人不懂品茶。如此，20年过去了。

有一天，大雪，他瀹水泡茶，茶香满室，门外有个樵夫叩门，说：“先生啊！可不可以给我一杯茶喝？”

茶痴大喜，没想到饮茶半世，此日竟碰上闻香而来的知音，立刻奉上素瓯香茗，来人连尽3杯，大呼“好极好极”，几乎到了感激涕零的程度。

茶痴问来人：“你说好极，请说说看，这茶好在哪里？”

樵夫一面喝第四杯，一面手舞足蹈：“太好了，太好了，我刚才快要冻僵了，这茶真好，滚烫滚烫的，一喝下去，人就暖和了。”

因为说的人表演得活灵活现，一桌子的人全笑了，我也笑，不过旋即悲伤。

人方少年时，总有些耽溺于美。喝茶，算是生活美学里的一部分。凡是有条件在喝茶上讲究的人总舍不得不讲究。及至中年，才不免偶然发现，世上还有美以外的东西。

怀不世之绝技，目高于顶，不肯在凡夫俗子身上浪费一丝一毫的美，当然也没什么不对。但肯起身为风雪中行人的人奉上一杯热茶，看着对方由僵冷而舒活起来，岂不更为感人？只是，前者的境界是绝美的艺术，后者大约便是近于宗教的悲悯淑世之情了。



读书的阶梯

□栗

如果说人生是环环相扣的链条，那么读书大概就会有阶梯。

这阶梯的第一步，便是青年时代的读诗。我们的读书，似乎都是从读诗开的头。不仅读，那当儿确乎自己也在写着。梁实秋先生说：“大概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做诗人的一段经验。在‘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的时节里，看花谢也心凉，听猫叫也难过，诗就会来了，如枝头舒叶那么自然。但是入世稍深，渐渐熬成一颗‘煮硬了的蛋’，散文从门口进来，诗从窗口出去了。”

紧接着读诗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的热情尚未全部落潮，就去读散文。散文是情感性质的，需要赤诚的心去体验感应，等到散文失却了吸引力，记录人间悲喜剧的小说就受到我们的青睐。

小说读多了，世态冷暖也经历知晓了，光是原地打转不行，需要一种形而上的提炼和升华，哲学就来找我们。

读了哲学，人变得明快透彻，但还应保留一分稚嫩和天真，太彻底了，心灵有的空虚，人生感到孤寂，总想皈依什么，那时忙不迭地寻宗教读物了。

一俟练达人情、洞察世事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就雅俗都赏、深浅不分了。

小孩子喜欢喝糖水，老年人爱好品苦茶。读书大概确乎有着阶梯。曾经有人指出，读周作人先生平实冲淡的文章，需要用人生的阅历去铺垫。

有人永远读诗，有人只读浓得化不开的散文，有人读小说就够了。

只有一部分人，在读书的阶梯上不断地走下去。

书苑杂谈

诗歌的说书人

——读李暄的诗集《人之风景》

□乔 叶

他们的匆忙让我不安。我明白我的存在对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他们对我的意义却截然不同。我知道我就生活在他们日复一日的操劳和奔波之间，生活在他们一行一行的泪水和汗水之间，生活在他们千丝万缕的悲伤和欢颜之间，生活在他们青石一样的足迹和海浪一样的呼吸之间。”——只要看到他们，一种无缘由的亲切就会弥漫全身。现在，因为诗歌，这种亲切成了我和李暄的通感。

又有些好奇：这重重叠叠的人之风景后，作为最深的背景，李暄他到底是怎样的一個人？也许还是用他诗里的意向来猜测更为合适吧：他是一个在后台的人，是看夜戏

的人，是画脸谱的人，是练功的人，是失眠的人，是做鬼脸的人，是沉思的人，是写信的人，是发烧的人……总之，这一个人啊，正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说书人：“我感觉自己就是想当一个说书人的角色……能当一个诗歌的说书人，是我今生的一个奢望……我也庆幸在这个世界上，我曾用自己的方式与多种多样的人和生命对话。我感到我是因此才来到世界上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我发觉不是我在写他们，而是他们一把将我拉入了永恒的时间里，并在其中一遍遍梳理自己的灵魂……”

或者，他在《说书人》中的诗句最能自道：当个个故事打着补丁的风帆驰过/你银发灼灼为抒情撒网/脚下木梆当当为历史撑船/发声沙哑却极富磁性/松香上滑倒偷袭兵马/手形里刮出阵阵急雨/黄河在你喉咙深处拐弯轰鸣……

尘世之海，芸芸众生如鱼来鱼往，所有的人都是游子。这个诗歌的说书人，他也是。正值盛年的他，还远远没有银发灼灼，却一直在抒情撒网，这网既大且密。他执拗地、安静地守着自己的一方海域，不停地累积着诗歌的收获，也不停地向内心深处最纯粹的故乡靠近，再靠近。

吾思吾想